

古事

亲情故事

不等

□凌

女人迷上了一双长筒靴，咖啡色的，细高跟，镶一圈亮闪闪的水钻。秋风起时，她和几个姐妹逛商场，一眼就看上了，看看价格，摸摸口袋，舍不得，离开，却一步三回头。

回家告诉男人，他说，夏天刚过，才上市的东西，贵，等一等，反正不急穿。

女人觉得男人说得对，说，那就等等……

家里不富裕，靠养鸡过活。女人早上一睁眼，就去给鸡喂食，收鸡蛋，男人则跳到圈里清理鸡粪。

男人很爱女人，也不是不得钱，他只是觉得，冬天还没来，日子长着呢，急什么！

女人每天在鸡棚里忙碌，穿着布鞋，鞋上粘着鸡毛，快乐而充实。忙起来时，她几乎忘了那双靴子，可在闲暇时，它还是会跳出来，在女人眼前晃呀晃。

那年的冬天来得早，午后，院里落了厚厚一层雪。女人扫完院子，跺跺脚上的积雪，又想起那双靴子。

现在到冬天了，那靴子不知降价没有，女人似在自言自语。可能吧，男人正忙着称鸡蛋，头也顾不上抬，你要是想买，就买吧，不过进城不方便，要不等办年货时一起买？

女人想想也对，从她家到商场，来回转车，要走三个小时。日子过得飞快，转眼就要过年了。

男人拉着女人，去市里办年货。走进商场，那双靴子还在，打七折。女人拿起靴子，摸摸细跟，又摸摸水钻，眼里泛起快乐的光。

男人说，跟真细，我们天天扫鸡棚，翻上翻下的，不太方便吧？不是马上就要拆迁了吗？那时候穿才好。

他们的村子被划入城市，男人想，过不了半年，他们将永远不再喂鸡了，他们门前的黄泥路，也将变成平坦的水泥路，到那时，女人想穿啥鞋就穿啥鞋！

女人通情达理，想想，也觉男人说得对。要不，就再等等？她恋恋不舍地放下靴子。

天有不测风云，女人回家后，突然就倒下了，脑干出血，再也没有醒过来。

男人抱着女人，看着她落满鸡毛的旧鞋，刹那间，落泪如雨。

“我怎么就没给她买那双鞋呢？”男人变成了祥林嫂，逢人便说，“谁想到她年纪轻轻就走了？我想着还有许许多多日子，我以为……”男人说不下去了，泪水糊住了他的眼，悔恨哽咽了他的喉。

他半世都对她好，只是那双靴子，像个巨大的伤疤，烙在他心上，成了他永远的痛。



戏魂

□刘建超

梨花白在老街唱红时，年方十六。梨花白六岁开始学艺，拜在梅派名师门下。她在老街首次登台时，正值梨花满天，一院春色，师傅便给她起了艺名梨花白。

梨花白登台唱的是梅派经典剧目《贵妃醉酒》。梨花白扮相俊秀，嗓音甜润，举手投足深谙梅派风韵，让老街人听得如醉如痴。

梨花白走出戏楼已是午夜，一轮弯月挂在丽景门的檐角，青石板路泛着幽幽的冷光。一辆车轻轻地来到她面前，拉车的是一个和她年纪差不多的小伙子。

这么晚了，还没收工？小伙子憨憨地笑笑，我是在等你，天黑，路上怕不安全。

梨花白好生感动。去怡心胡同。车子在青石板路上轻快地颠簸起来。

老街的戏园子离城有两里地，从丽景门到戏园子，一色的青石板路。青石板路在戏班子唱戏时才热闹一下，沿街两边多了小摊贩，卖的多是小吃和水果。戏散人静，青石板路便又恢复了冷清。

车子在青石板路上微微颠簸，却很舒适。或许是太累了，梨花白在轻微的颠簸中闭上眼睛睡着了。拉车的小伙子放慢了脚步，双手攥紧车把，让车子走得更平稳些。怡心胡同到了，小伙子不忍心叫醒梨花白，车子拐过头又跑回去。梨花白醒来，见小伙子气喘吁吁，后背已经被汗水浸湿。

梨花白连忙表示歉意，小伙子乐呵呵地说，没事，我爱听你唱戏。只要有戏，多晚我都等你。我姓程，你叫我程子就中。

程子真的每次都等着拉梨花白，并且说啥都不收钱。梨花白急了，程子就呵呵笑，说，啥时候你给我唱出戏就中了，我爱听《贵妃醉酒》。

一个雨夜，程子送梨花白回家，发现胡同口有几个可疑的身影。程子就没走，躲在屋檐下。

梨花白住的两层木楼上果然传出了动静。程子飞一般跑上二楼，推开了门，只见几个彪形汉子满嘴酒气，梨花白单薄的身子缩在床角发抖。

几个痞子三五下就把程子打翻在地。程子满脸是血，依然倔强地站起来。

痞子头儿说，看来你真是想逞能了，那我成全你。你是干啥的？拉车的。靠腿脚吃饭啊，那好吧，今天我废了你的脚，就放过这个小姐。

咋都中，你们别欺负女娃。不然，就是打死我，我也拽个垫背的。

痞子掏出了刮刀，程子的一双脚筋生生挑断。虽然那几个痞子后来被法办，但程子从此只能坐轮椅了。

程子学了裁剪手艺，在丽景门下开了贵妃醉裁缝店。此后，每天接送梨花白的是她师兄洛半城。老街人都说梨花白和她师兄是天生的一对，可就是等不到他们结婚的消息。

动乱的年月里，剧团由造反派接管，梨花白遭批斗，被发配到街道扫大街。

程子转着轮椅，找到“靠边站”的洛半城，说，我听着剧团里演李铁梅的那主儿嗓子不中，不洪亮。英雄李铁梅声音不洪亮咋能鼓舞咱老街人？你和剧团头头说说，可以让梨花白伴唱，这也是接受改造，接受教育嘛。

剧团头头觉得革命群众说得有理，就把梨花白调回团里，在幕后为演李铁梅的演员伴唱。老街人知道后，都去听梨花白唱戏，听戏的人多了，革命阵地牢固了，剧团头头挺高兴。

眼看着中秋节快到了，梨花白却发烧，嗓子不佳，她向剧团头头请假。头头瞪着三角眼不许，说中秋节快到了，要过革命化的中秋节，死了都要唱。

结果梨花白在唱《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》时倒了嗓子。剧团头头说梨花白是故意搞破坏，在戏园子的土台子上，不但批斗打骂梨花白，还要她把《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》唱一百遍。

梨花白只唱得嘴角渗血，气若游丝，昏死过去。从医院出来，梨花白彻底失声了。别说唱戏，说话都像蚊子嗡嗡。洛半城气愤难平，把剧团头头狠狠地揍了一顿，从此不再唱戏。

一个艺人，不能唱戏，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梨花白来到洛河边。她的脚刚刚踏进河里，却听到洛河桥上传来了《贵妃醉酒》：海岛冰轮初转腾，见玉兔，玉兔又早东升。那冰轮离海岛，乾坤分外明——竟然是程子。梨花白哭倒在程子怀中。

动乱过后，梨花白又回到剧团，担任艺术指导。退休后她常常推着程子去广场听大家唱戏，两人真的是发如梨花。又是一个中秋夜，在老街戏园子的那座土台子上，梨花白和洛半城着装重彩，在冰冷的月光下演绎着《贵妃醉酒》。台下，静静的场子里，只有一辆空空的轮椅。

可家故事

软缠

□郭展

最近，公司新调来一个同事。她身材苗条，容貌俊俏，笑起来，腮边有两个浅浅的酒窝。我对她印象非常好，便一心想和她交朋友。我听说，女人最怕缠，只要有耐性，缠住她不放，十有八九会成功。于是，我决心采取这种软缠战术。

那天下班后，我尾随着新同事走出办公楼。我紧跑两步，对她说：“我送你回家吧。”她瞅了我一眼，淡淡地回答：“不麻烦你了。”我笑着说：“不麻烦，以后我每天送你回家。”她愣了一下，吞吞吐吐地说：“真的没必要，我……我……”我打断她的话，坚定地说：“我送定了！”

走到一栋高楼下，楼上传来欢快的叫声：“妈妈！妈妈……”新同事抬起头，朝楼上摆摆手。她回头含着歉意对我说：“那是我女儿……我是隐婚族。”

班会记录

□宋绍武

前不久，儿子在市里的作文比赛中得了二等奖，班主任为发挥其特长，让他担任“秘书”，负责给每周的班会作记录。

那天，儿子回家比平常晚，他解释道：“我现在是‘领导’啦！肯定比平常要忙些。今天开了个隆重的班会，这是我作的记录。”

儿子是这样写的：9月16日，晴。应到代表38人，实到38人。在主席台就座的有卢副校长、班主任、各科老师以及正、副班长等10人。卢校长对上学期我班在语文竞赛中取得的优异成绩给予充分肯定，希望本重点班要继续贯彻“以人为本”的教学理念，在考试中再创佳绩。班主任霍老师、任课老师、班长等作了补充发言后，4个小组轮流上台发言，表示要以帮扶本组“平行生”为实践载体，齐心协力把班里的总分拉上去。班主任最后要求，下周班会将分组讨论，把校长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到实处。

看完，我憋着没笑出声，故意板起脸问儿子：“这就是你作的班会记录？”儿子坏笑道：“子承父业嘛！您在单位做秘书，要说，这招还是跟您学的呢！”

扯平了

□裴庆美

老妈长相年轻，我俩出去逛街，人家都说我们是一对姊妹花。老妈很开心，我却很烦，明摆着说我长得老嘛。

周末，我想约同学逛街买条裙子，老妈说什么也要跟我一块儿去。在一家商店，我相中一条裙子，穿上一试，老妈说好看，非让我买下。

到家后，老妈急不可待地拿出那条裙子说：“我试试。”结果腰围太紧了，她费了半天劲才扣上。

我怕裙子被老妈撑坏了，埋怨她：“裙子都被你撑大了，我还怎么穿啊。”

老妈生气地说：“我只不过撑大你的裙子而已，当年你还撑大了我的肚子呢。”